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

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研究丛书之一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草原丝绸之路与 中亚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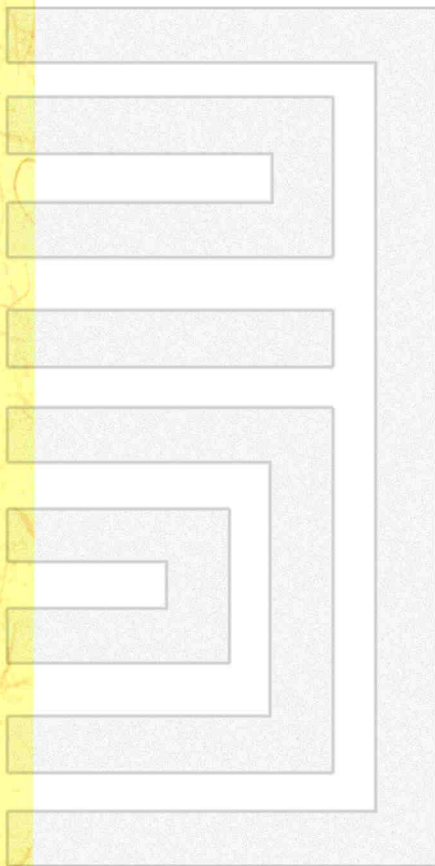
张志尧◎编著



作者简介

出生于抗战胜利后第一年的冬天。在风雨如晦的知青岁月中,曾有过伙夫、马车夫、矿工的人生经历。作者曾任《新疆经济导报》、《中国西部开发报》记者,草原丝绸之路旅行社副总经理。上海作家协会会员、新疆阿尔泰学研究会(省级社会学术团体)常务副秘书长,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特聘教授。主编出版了《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岩画》、《中亚古代艺术》三部共 108 万字的学术著作。

出版了《西部驿站》(46 万字)、《大时代的记忆》(55 万字)著述,并发表了《中国核能先驱卢鹤绂》、《海峡两岸的龙兄鳌弟》、《沪战前后的江湾路》、《在艾青家里》、《塔城第一美人约拉》、《溯寻北溟部族》、《呵,森林那边的蒙古人小屋》、《金山之子——哈德斯印象》等 20 多万字的作品。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
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研究丛书之一

草原丝绸之路与 中亚文明

张志尧 编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1057592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 / 张志尧编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469-1761-0

I. ①草… II. ①张… III. ①文化史—中亚 IV. ①K36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0389 号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
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研究丛书之一

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

编 著	张志尧
责任编辑	吴晓霞 陈思青
封面设计	党 红 吴晓霞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西北路 1085 号
邮 编	830000
电 话	0991-452074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疆新华华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式制作	乌鲁木齐标杆集书刊设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 092mm 1/16
印 张	27.7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1761-0
定 价	86.00 元

序 言

阿尔泰是中亚古代文明摇篮的中心区域之一,是欧亚草原东西方文化的汇萃之地。1957年,以阿尔泰语系地区多学科内容为研究对象的国际阿尔泰学会宣告成立;日后,欧美、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均相继建立了阿尔泰学的研究机构。目前,阿尔泰学已成为具有全球范围的一个热门学科。

为弘扬中华本土文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近年来新疆国际阿尔泰学研究会以其崛起之面貌,积极参与了国际阿尔泰学研究的行列。

在近十多年来,新疆学者已在中国阿尔泰境内及其邻境地区发现了中亚境内颇为罕见的远古时期的洞窟彩绘岩画,铁器时代的蒙古鹿石与西方鹿石以及数量颇巨、类型颇全的远古、中古、近古时期的人形石雕像。这方面的考察与研究成果已引起日本、欧美一些著名学者的极大关注。许多在阿尔泰学研究中享有较高声誉的学者热切地希望能有机会在中国阿尔泰山脉所在的城市召开一次颇具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学会、中国民族学学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及黑龙江省阿尔泰学会亦表示了同样的意愿:以国际学术交流为契机,拓宽我国在阿尔泰学研究的领域,提高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水平,以再造金山之魂,重振中亚雄风。

鉴于上述考虑,新疆国际阿尔泰学研究会决定编著这套“国际阿尔泰学研究丛书”,以顺应改革开放,对外交流之时代需要。

新疆国际阿尔泰学研究会会长 李康宁

1994年10月

序
言



再版序言

盖山林

1983年,志尧先生与新疆考古学者王明哲合作撰写的《阿勒泰地区岩画初探》在中国中亚首届学术报告会上得到了广泛的重视。1985年,在敦煌、吐鲁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撰写的《富蕴唐巴勒洞窟岩画》论文得到日本著名学者池田温教授的注重。由于池田温先生的介绍,林俊雄、森安孝夫、梅村坦等一批很有影响的日本阿尔泰学会的学者,对发现阿尔泰学研究领域新大陆的志尧先生,纷纷来信、赠书以示鼓励。

1985年夏,西北五省岩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芍园宾馆召开。在以外国留学生为主的北京大学芍园宾馆,我和志尧先生相聚了三个夜晚。一天,当我们在北京大学附近转悠,蓦然瞧见电影《人生》的宣传广告,我们都止住了脚步,颇有感慨。

志尧先生告诉我:知青时代的他,曾多次伫立在葛逻禄人采盐湖畔的一个坡地,默默地凝望那落日熔金的血色黄昏,低吟着有些悲凉的《马车夫之歌》。为了追回失去的青春,他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生命不息,求索不已”。在不倦的追求中,他发现了阿尔泰学这么个极富魅力的研究领地。

我是在香港报纸上,看到对志尧先生的报道;对“冰河驶舟”的人生坎坷,亦有切肤之痛。因为我喜欢搞点学术研究,在“政治挂帅”的日子里一直被排斥为‘白专’。但是,我和作者一样,是个与命运搏斗的人,至今不悔。

1999年5月,我与辽宁美术出版社的三位责编来到阿尔泰,在志

再
版
序
言



尧先生的带领下，我们一同前往国际岩画委员会前任主席阿纳蒂教授十分向往的哈巴河县杜阿特山地洞窟，考察史前岩画。

来到哈巴河河畔：群峰叠翠，放眼望那洪荒时期遗留的怪石山峰时，一种回归自然的亲切感油然而生。在一棵“神树”附近，山冈显得扑朔迷离，有一“恐龙”仰首向天，颇像古埃及的司芬克斯。

在阿克土拜，我们终于觅见了精美绝伦的“群狼袭鹿”岩画。眼前的岩画是亚洲早期岩画的精品，根据岩画中的细部特征，至少距今三千年。

我伫立高处遥望杜阿特——这个洪荒时代的祭祀圣地，感到有种非凡的气质。那远古祭台的山冈，几株形态奇异的老树，颇似与大地母亲亲吻的“安泰”的山石以及长满了蒲公英、勿忘我等小花草。在这山谷草甸中，溪水四处流淌，像是在唱着一首甜美的牧歌，欢迎远方的游子。

在返回萨尔不拉克乡的途中，经过那令人迷恋的别列泽克河时，志尧者告诉我：十多年前为寻觅那洞窟岩画，曾在此落马洪水。

为考察岩画，从清晨七点至傍晚五点，他和向导已是饥肠辘辘。

当他骑马过河时，突然马失前蹄，在马背上的他顿失重心，连人带马鞍竟滑至马肚之下！马肚下，全身的大部分均浸泡在奔流激荡的洪水中。此时，他企图用左手翻上马背，但没有一个可依托的支点，力不从心。倘若那黑马受惊挣扎，他将失去仅有的一点依靠，将像一片木屑似的被洪水卷走。

此时未能想及更多，亦来不及呼喊；然而，那匹黑马铁铸似的立于急流中。那数十秒的坚定，为他的生命赢得了机会。

听得他的考察历险故事，我颇有点心沉地对他说：在岩画考察上，阁下付出的牺牲比我大得多。一方面，我十分感佩志尧先生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但另一方面，我却为你深感惋惜。

但他却说：能为中国岩画研究在世界的崛起尽力，而深感欣慰。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由志尧先生编著的、2011年增补版的《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以其旷古之悠远、蒙昧时代的神秘，再次问世于当代文明社会。作为二十多年的挚友，对他多年辛勤耕耘的成

果,甚感欣慰。

古人云:天道酬勤。在志尧先生的求索道路上,他是艰辛的,也是幸运的。在考察中,他发现了“古代车辆”、“持三角盾牌的奥丁神”、“天马”、“太阳神祭坛”、“远古萨满的征战祭祀”、“祈祷天神赐于水草丰盛、狩猎成功”、“格里芬风格异兽”等国际岩画中的珍贵题材。

在其多年的文化苦旅中,他的考察研究视野不仅是史前岩画、鹿石以及远古的石雕人像、石棺、石堆墓文化,还深入了阿尔泰蒙昧时代的本源——原始的灵力崇拜以及崇尚天地、日月、祖先、灵魂等灵力的塞人、匈奴文化。

在多年的交往中,我觉得:他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

编著者在日本《九州考古学》连续发表的《额尔齐斯河上游的人形石雕像》学术论文中,首次提出“三期石人”(即“早期石人”,“突厥时期石人”,“晚期石人”)的学术观点,从而打破了中外学界甚至权威专家“凡提及石人,以突厥石人之概全”的传统观念;而且,这一颇有见地与创新的学术研究已被中外学界广为接受。

当今国际考古的热点——鹿石文化,在2002年至2005年,美国的考古学者与宾州印第安纳大学的学者,曾先后以多学科“鹿石项目”及“呼尼河谷项目”,进行考察与研究;然而,辛勤耕耘的本书作者,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发表了我国最早的、系统研究的长篇文章——《新疆阿尔泰的东方鹿石与西方鹿石》。

由于上述的考察与研究经历,再版的《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已酝酿许久,许久。而一个漫长、几经生死的神缘之旅,使他这个“西部的流浪小孩”——依然是当代的“追风少年”。有机会将其20多年考察、研究的宝贵成果以及其编撰的著名中外专家不同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以雅俗共赏、图文并茂的方式,奉献于21世纪之初的当代社会。

2011年10月1日 于呼和浩特



目 录

序言	李康宁
再版序言	盖山林 1

一、草原丝绸之路

阿尔泰与欧亚草原丝绸之路	马 雍 王炳华 3
先秦时期的欧亚草原丝路	戴 禾 张英莉 11
汉、唐时期我国北方的草原丝路	苏北海 23
唐代回纥路的开通及其影响	陈俊谋 34
明代丝路贸易中的西域回回	和 葵 42
唐代北、中道对清代巴里坤交通之影响	羊毅勇 53
中国阿尔泰的古代丝绸之路	哈德斯 张志尧 63
哈萨克草原丝路及其经济文化	贾合甫 76

二、中亚古代游牧文化

中亚地区铁器时代考古文化	(法)法兰克福 87
阿尔泰、天山北部与东部的塞人——匈奴文化	张志尧 92
月氏文化族属、族源刍议	戴春阳 106
贵霜考古中的游牧民族文化成分	(苏)马 松 119
中亚境内天山、七河地区的古代文化	(苏)伯恩施坦 125
蒙古阿尔泰及邻境山中的古代车辆岩画	(苏)诺甫戈罗多娃 133
蒙古和西伯利亚的鹿石	(苏)奇列诺娃 142
阿尔泰的东方鹿石与西方鹿石	张志尧 151
额尔齐斯河上游及邻境区人形石雕像	张志尧 162



塔吉克斯坦南部的石雕人像	(苏)索拉维耶夫	177
欧亚草原古代墓葬文化	(日)林俊雄著 张志尧译	179
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考古发现	(苏)弗鲁姆金	192
阿富汗西伯尔罕墓葬文化	吴 焯	199
中亚古代火祆教葬俗	林悟殊	209
蒙古人的萨满教	(德)海西希	217
果尔特人的萨满教	(苏)洛帕廷	230
西北突厥语民族的萨满教遗俗	郎 樱	240
哈萨克传统习俗中的灵力崇拜	哈德斯	251
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与蛇图腾崇拜	张志尧	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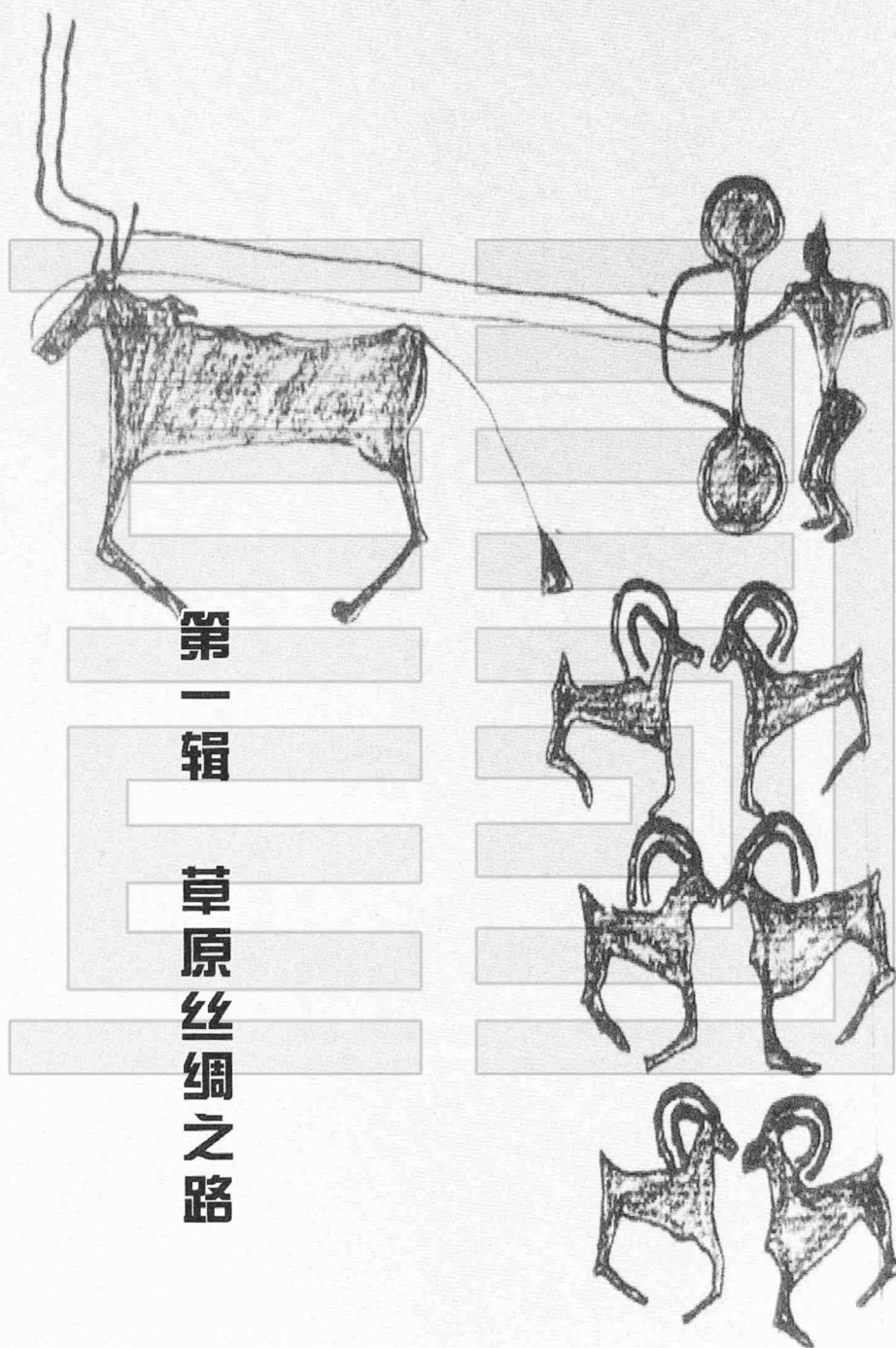
三、草原丝路与欧亚经济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与古代欧亚大陆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日)长泽和俊	283
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文化	(苏)鲁金科	287
粟特人对东西交通的贡献	芮传明	297
西辽时期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	魏良弢	304
贵霜人的娱乐活动	(印度)拉什迈·马尼	315
古代欧亚大陆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	商友仁	319

四、草原丝路文化研究

中国西部地区人面形岩画	张志尧	329
史前岩画艺术审美初探	张志尧	362
欧亚草原丝路的部分资料	马拉提·黑纳亚提译 张志尧审校	374
天堂牧场的纹身木乃伊	李玲译 张志尧审校	392
溯寻北溟	张志尧	401
从祈雨文化探寻阿尔泰与四川、台湾的远古联系	张志尧	413

后记	431
----------	-----



阿尔泰与欧亚草原丝绸之路

· 马 雍 王炳华

公元前二世纪以前,无论西方或中国的文献记载,看来都偏重于新疆地区的北部,即偏重于阿尔泰山区和准噶尔沙漠以北的草原;而对南疆地区似乎很少了解。这是因为在公元前七至二世纪期间,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线大体上是从中国内蒙古草原的河套附近向西北、越过阿尔泰山,沿额尔齐斯河,穿过南西伯利亚草原,再往西,到达当时居住在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地区。考古资料对此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从而引导我们对古代文献所叙述的地理位置有了较正确的理解。

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后期,出生于普洛康奈斯岛的希腊诗人阿利斯铁阿斯曾到中亚地区旅游过,并据他的见闻写下了长诗《独目人》(Arimaspea)。其后,公元前五世纪时的伟大史学家希罗多德根据《独目人》以及他自己从斯基泰人处所得到的知识对中亚的东部情况有所报导。据他们的报导,在中亚地区的东北部分布着三个不同的民族,即:秃头的阿尔吉帕人(Argipaeans)、伊塞顿人(Issedonians)和独目的阿里马斯普人(Arimaspeans)。从最东端的斯基泰人地区往东,首先遇到的是阿尔吉帕人。斯基泰人地区是一片平原,而阿尔吉帕人则居住在崎岖不平的山地。由此可知,后者显然分布在哈萨克丘陵地带。判断伊塞顿人居住地区的重要根据有两点:其一、伊塞顿人在阿尔吉帕人以东;其二、伊塞顿人与居住在阿拉克赛斯河(Araxes)(即锡尔河 Syr Darya)北岸的马萨吉太人(Mas-ssgetae)是相毗邻的。^①因此,我们认为伊塞顿人只可能分布在楚河至伊犁河之间才符合上述两个条件。现代某些学者把伊塞顿人等同于居住在塔里木盆地或其东的月氏人或乌孙人,^②这在地理上不能符合上述条件。也有人认为伊塞顿人是居住在七河流域及其附近的乌孙人,^③这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乌孙人在公元前二世纪以前并未西迁到七河流域,而仍住在塔里木盆地以东。而且,中国史籍明确地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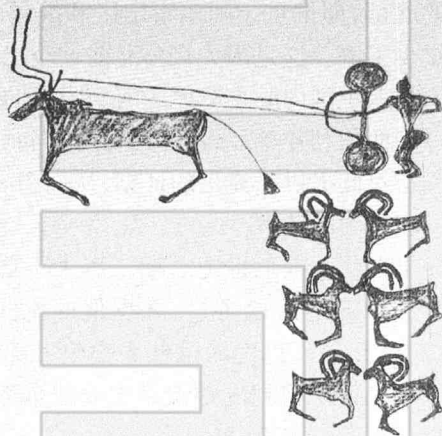
西迁前的乌孙人只是一个弱小部落,他们的名字不足以突出地传播到远方;他们是在西迁以后合并了一部分月氏人、塞人才强大起来的。^④现代西方学者大多忽视这一点而过分强调早期乌孙人的文化,这似乎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认为,伊塞顿人地区的东端可能到达中国新疆的伊犁河上游,但却未进入塔里木盆地。

至于独目的阿里马斯普人则应位于伊塞顿人之北和阿尔吉帕人之东,因此,他们似应居住在斋桑泊附近的额尔齐斯河流域,东至阿尔泰山麓。据《独目人》诗篇残句所反映,阿里马斯普人的人口众多,勇悍善战;他们的畜牧业发达,羊、马成群;他们毛发氍毹,面貌奇特,只在前额当中长着一只眼,故名“独目人”。^⑤阿里马斯普人经常与看守黄金的神兽格里芬进行斗争,为了夺取黄金,阿尔泰山是以产黄金著称的,格里芬可能象征居住在阿尔泰山黄金产地的部落,把他们描写成怪兽大概是出自独目人或伊塞顿人的夸张说法,而希腊作家又用自己所熟悉的格里芬来命名这种怪兽。

此外,斯基泰人还提到在上述这些部落以北有一个酷寒的地方,空中密布羽毛,以致人们无法通过。希罗多德不相信这是真的事实,他认为这是对雪花的比喻说法,意指其地多大雪而已。^⑥

西方文献对中亚东部地区最古老的报导已如上述。中国文献则较此详细得多。如在《穆天子传》、《山海经》、《周书》、《国语》、《楚辞》、《管子》、《尚书》、《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先秦著作中对新疆地区的地理和部落都有详略不等的报导。

其中最重要者为《穆天子传》。这部书是公元前三世纪时在一座战国后期的魏王墓中出土的,入墓的时间在公元前三世纪初,当时是作为一部珍贵的古籍才用於随葬的;因此,它的成书年代应早于公元前三世纪。这部书叙述公元前十世纪时的周穆王到西域所作的一次远程旅行,但根据内容分析,它似是东周时期(即公元前 770 年以后)的作品,其所叙述的周穆王旅行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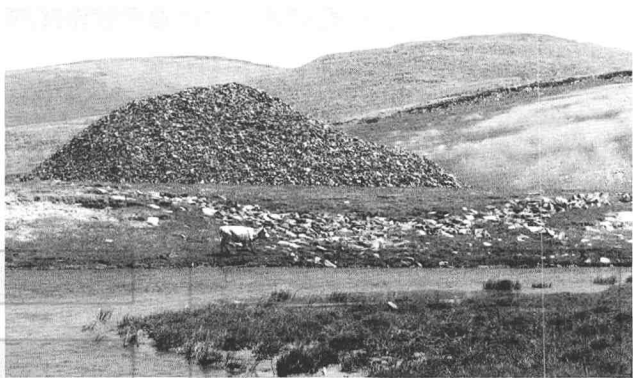


古代车辆岩画

可能是虚构的。然而,只要对该书的地理记载作仔细的考察,便能发现这些记载与真实地理状况相符,而决非出自捏造。过去,已经有不少中外学者对这部书进行过探索,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但一致认为这部书所叙述的旅程与中亚地区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认为,该书作者是根据当时熟悉这段路程的旅行家或商人的报告写下这个故事的。其旅程从东周王朝的京都洛阳开始,向北经过山西北部,折而向西,到达河套地区。此后出现了一段脱文。接着便从著名的昆仑山开始叙述。昆仑山是先秦文献中的一再出现的一座名山。对于这座山的位置,历代学者有分歧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它就是今天位于塔里木盆地以南的昆仑山;另一种意见认为它是河西走廊西部的一段祁连山脉。^⑦无论用哪一种意见都不能圆满地解释像《穆天子传》这样具体明确的旅行记中所记载的昆仑山。最近有学者提出一种新的意见,认为先秦文献中的昆仑山可能指阿尔泰山而言。^⑧这种意见看来近乎真实。我们结合考古资料来考察《穆天子传》和《山海经》中关于昆仑山及其相连的诸山的记载,感到只有把这些山定为阿尔泰山的若干山峰才能相符。《穆天子传》提到昆仑山上有“黄帝之宫”和某种高大的墓葬,山中还有沼泽、泉水,有虎、豹、熊、狼、野马、野牛、山羊、野猪和能够攫食羊、鹿的大雕。其他先秦文献也大多把昆仑描写为一座有神奇的宫殿的仙山。从现代考古发现的资料来看,只有阿尔泰山才有许多古代部落留下的文化遗迹,例如,本文上面所提到的那种大型石冢表明当时这里的居民的文明已有很高的水平。显然,那些关于昆仑山的神话乃是对阿尔泰山区古代文明的夸大。至于今天的昆仑山和祁连山迄今并未发现任何古代文明遗迹足以构成神话的素材;何况,它们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也与古代文献的记载不能相符。《穆天子传》所描写的旅途是从阿尔泰山中段的东麓越过山口,经阿尔泰山西麓再沿黑水西进。黑水应当是指额尔齐斯河上游。在这里有一处宜于畜牧的平原,居住着以鹵韩氏为名的部落,他们拥有大量的马、牛、羊和狗,还有可能靠狩猎获得的野牦牛和野马。他们似乎也经营一点农业,因为在他们的物产中还有稷麦——一种不具粘性的黍。旅程由此再往西,经过一个山口,来到了西王母之国;这里有被神话化的瑶池,可能指斋桑泊而言。如果与上述希罗多德的记载对照,则这里似与独目人的居地相当或相邻。故事的主人公周穆王率领他的部队在距瑶池不远的—个辽阔的平原上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这里有无数的大鸟在湖边解脱它们的羽毛,穆王装载这种珍贵的鸟羽达百车之多。这自然立刻使我们联想到斯基泰人所所说的空中充满羽毛的地方。看来希罗多德把羽毛理解为雪花的比喻未必正确,



而《穆天子传》的记载倒可能接近于真实。这位东方不知名的作家的笔触与西方史学之祖的笔触在这里相遇了。他们彼此的知识也都在这里达到了极限，这似乎暗示出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西方以斯基泰人为主的商道与东方商道的交点就在额尔齐斯河的上游地区。



三海海子

当时存在着这样一条东方商道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内地著名的特产丝织品就是从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开始沿着《穆天子传》所描述的道路运往中亚地区，首先是到达阿尔泰山区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居民手中。苏联境内阿尔泰边区巴泽雷克公元前五世纪墓葬中出土的精致的丝织品和刺绣着凤凰图案的茧绸、漆器以及“山”字纹青铜镜就是有力的证明。^⑨中国的丝绸从这里往西传播，通过斯基泰商人之手而运到了欧洲。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古代居民，即所谓独目人或西王母之国，在这种贸易中居于重要的中介人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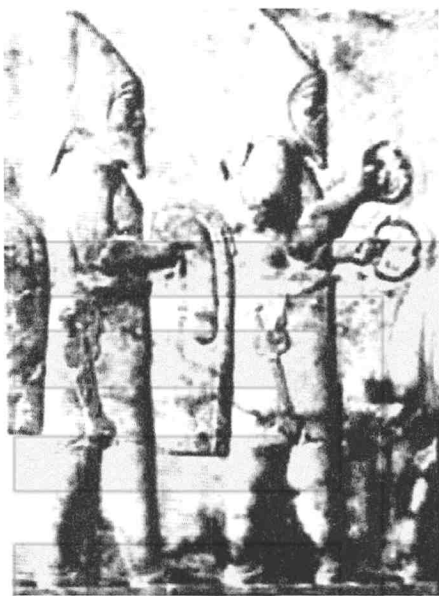


三海海子碑状石雕

特别使人感兴趣的是，在中国先秦时代的传说中也出现了有关独目人和秃头人的报导。例如，《山海经》中曾提到在遥远的北方有一个“一目国”，其民只有独眼，长在脸面正中。^⑩又如，《庄子》曾提到一个极北的国。名为“穷发”，^⑪当即秃头之意。这些传说与希罗多德的记载不谋而合，不会是偶然的。我们推测，关于秃头人和独目人的传说正是通过上述东方商道传到中国内地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斯基泰人的西方商道除了贩运中国内地的丝绸以外，更重视的是阿尔泰山区的黄金；但是，在阿尔泰山区以东的东方商道上，运往中国内地的

主要商品并非黄金而是玉石。由于中国自殷周以来在贵族社会中建立了一套礼制，玉石成为行礼时所用礼器的重要材料之一，所以需要量很大。在先秦文献中屡屡提到昆仑山的玉石，而新疆和阗所产之玉后来特别有名，可能因此从汉代以后便把昆仑山的名称转移到和阗以南的山脉（即今昆仑山）。然而，实际上新疆地区产玉石的地方很多。先秦时所说的昆仑山之玉仍当指阿尔泰山所产者而言。玉石不仅和昆仑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同月氏部落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管子》一书中多次提到玉产于“禺氏（又作‘牛氏’）之边山”，“禺氏”即月



斯基泰人

支的另一音译。^⑫月氏人当时的居地不会在和阗附近而只可能在阿尔泰山的东南近处；因此，《管子》中所说的“禺氏之边山”亦当指月支部落西边的阿尔泰山而言。《穆天子传》在叙述河套附近的地名时曾提到“禺知之平”（禺知人所居之子原），“禺知”即“禺氏”。由此我们推测，在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左右，以月氏为名的一个强大的游牧部落联盟分布在河套以北至阿尔泰山以南的草原上，黄河流域与阿尔泰山地区之间的贸易可能就是通过月氏人为中介的。



斯基泰文物

公元前三世纪初，有一封给赵惠文王的信中曾说：假如秦国出兵切断山西北部恒山一带的交通线，则昆仑山的玉石无法再输到赵国。^⑬这封信证明当时玉石贸易的道路通过山西北部。与《穆天子传》所描述的路线是一致的。

有的学者认为，公元前八世纪初，欧亚大陆北部草原上发生的一次民族大迁徙与周宣王（公元前 827—781 年）的驱逐猃狁有关。^⑭他们认为，猃狁即匈奴，匈奴被周宣王驱至漠北。便引起西北独目人、伊塞顿人、斯基泰人的连锁反应；一个部落把另一个部落迫向西方。这个假说

